

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摘录)

·编者按语·

本书由大卫·舒伯选辑考茨基在一九三二到一九三七年间的言论编成,一九四六年在纽约出版英译本,一九四八年在慕尼黑出版德文本(书名为《论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本书表明,考茨基至死没有改变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他用“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偷换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恶毒地攻击列宁主义和诬蔑列宁,继续攻击苏维埃国家和共产国际,并且疯狂地反对共产国际发出的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号召。美国实用主义者、极端反共分子惠德尼·胡克在为本书写的序言中说,这些言论“可以看作考茨基的政治遗产,……它们是从他一生智慧蒸馏出来的东西”。全书分十章,这里选录了第一、二、三章的一部分和整个第十章。

一、社会主义的起源

·提 要·

“自从有了压迫和剥削以来”,“自由、平等、博爱”这些要求“就反映着一切被压迫者、被剥削者及其朋友们的

願望”。說“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下，通過建立工人的民主的社會經濟來解決這個問題，才成為可能的和必需的”。各個社會主義政黨的鬥爭同時也是“為了整個人的自由、平等、博愛，不管他們的種族膚色或信仰如何”。

說“馬克思和恩格斯設法使工人階級團結起來，而不是要在已有的各個派別中增加一個馬克思宗派”。

社會民主主義者同共產主義者的區別是什麼呢？和社會主義者一樣，他們都是工人階級的黨。工人的解放是他們的共同目標。曾有一個時期，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理論基礎。但是後來，他們之間出現了一道鴻溝，怎麼也無法填平，儘管我們非常希望並認為填平它是必要的。這個分裂的發生，不是由於誤會，也不僅僅是由於意見的分歧。

為了認識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如何地絕對不能調和，我們首先必須探索社會主義起源的歷史。它是從兩個根源產生的：一個是倫理的，另一個是經濟的。第一個發生於人的自然本能，第二個發生於資本主義社會的本性和工人的階級地位。

“自由、平等、博愛”的要求，雖然是法國大革命時代的人們所提出的，其實在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以前就有了。自從有了壓迫和剝削以來，這個要求就反映着一切被壓迫者、被剝削者及其朋友們的願望。但是這個要求僅僅提出了一個問題，並沒有指出解決問題的道路。這條道路應該是什麼，卻因不同的社會條件和尋找這條道路的人們所屬的不同的階級而有各種不同的想法。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下，通過建立工人的民主的社會經濟，來解決這個問題，才成為可能的和必需的。只有通過經濟的研究，而不是通過道德的憤慨，這個問題才能得到解決。僅僅是熱情的願望，如一

七八九年以來要求所謂“自由、平等、博愛”的願望，自然是永遠不能解決問題的。

一切社會主義的思想家都是對任何形式的奴役和剝削的反叛者，但他們也是經濟領域中的研究工作者。

.....

所有這些學派，不管他們如何顯得彼此不同，却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把工人階級總是看作如他們所發現它的那個樣子，並想找到一個立即“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案”，就是說，要立即消除工人階級的貧困和被奴役的狀態。每個學派都嚴厲地批判其他的社會主義者，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出別派的幻想。他們都對了，但是他們都沒有通過時間的考驗，時間把他們全都毀滅了。

於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繼之而起。他們給社會主義思想注入了發展的概念。他們對於工人階級，不只是看到它當時的狀況，而且也看到它的發展。在他們的《共產黨宣言》中，他們認清了工人階級還沒有達到可以立即解放自己的地步，而且也不能靠普選，靠一部分好心的資產階級的努力，或者靠一些奮發的陰謀分子先鋒隊的武裝行動來求得解放。同時他們還看到，由於工業的發展，工人階級在數量上和組織上都將壯大起來，而在知識和精神力量方面也將不斷地增強。這樣，勞動者將會得到解放自己的力量。不過這還有待於教育。但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理解的，工人階級不能從自稱為工人的老師那些人那里得到教育，而只能從生活條件所強加於工資勞動者的階級鬥爭的經驗中得到教育。

假定其他一切情形都是一樣，在一個民主的環境中，即在普及教育和結社、出版及普選自由的環境中，階級鬥爭越是向前進展，它的教育作用也就越大。早在各種民主工具成為工人取得權力的手段以前，它們已經成為教育工人完成這一任務的手段，即不僅教育他們怎樣去取得權力，而且教育他們怎樣保持它，以及在建設較

高級的社会制度时又怎样成功地去使用它。

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看到的，社会主义者的任务不是去立即解决“社会問題”和实现社会主义，而是首先在階級斗争中去支持工人，帮助他們了解資本主义社会的本性、它的权力关系以及它的生产过程，并且促进工人階級的組織。

从这个观点出发，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努力使参加解放工人階級的階級斗争的一切分子联合起来，組成一个强大的群众性的党。在他們以前，各种各样社会主义的領導者和思想家們都提出了各自解决社会問題的方法，反对一切遵循其他方法的社会主义者。所以，社会主义反而成了分化工人階級的东西。馬克思和恩格斯設法使工人階級团结起来，而不是要在已有的各个派別中增加一个馬克思宗派。

在《共产党宣言》中（一八四七年），我們看到这一点已經得到了強調。馬克思和恩格斯对追随他們的那些自称为共产主义者的人說：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①

他們只要求他們的追隨者們，在工人階級各党之內，要力求“比其余的无产階級群众更善于了解无产階級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結果”。^②

他們的行动和这个观念是一致的。例如在第一国际內，馬克思主义者很少，却有很多的蒲魯东主义者，后来还有許多布朗基主义者和英国的工联主义者，这些人几乎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

馬克思和恩格斯完全懂得如何去把各种社会主义思想与工人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8頁。——編者注

②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8頁。——編者注

运动牢固地联合起来。我們的时代中一切真正的工人阶级的党，从上世纪最后的二十五年間起，已經起来代替了以前各宗派的地位，它們都是以这个联合为基础的。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它們是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斗争的；作为社会主义政党，它們不只是为了解放工资劳动者，而是为了解放一切被压迫和被剝削者而进行阶级斗争。

各个社会主义政党进行的斗争，不仅是为了縮短工作時間、提高工資、享受失业保險和举行工厂代表會議，同时也是为了整个人类的自由、平等、博爱，不管他們的种族、肤色或信仰如何。

这些社会主义的党，甚至还不自觉这些就是馬克思主义的观点时，就在爭取实现这些观念了。从上世纪末以来，只要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地方，除了少数的例外，他們都已經不可抗拒地在向前进军了。

二、馬克思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

· 提 要 ·

威廉·皮特·布爾什維克“在夺取了国家政权之后，就把馬克思主义变成国教，……以西班牙宗教裁判的方法來实行統治，以火刑和屠杀来进行宣传”，这种馬克思主义“降到了中世紀或东方迷信的地位”，“真的可以称为教条主义狂热病了”。

胡說“馬克思主义思想认为沒有绝对真理，只有相对真理”，馬克思主义是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基础的一个“学习过程”，唯物主义历史观“本身并不是不可改变的”。

就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看法就经历

了这种改变。

胡說“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摧毁集中的国家机构最重要的目的仅仅是建立民主”，“而绝不意味着专政”，“他们使用这个名词只是表示一个强大的政府”。

馬克思最怕的是他的学派堕落成为一个僵硬的宗派。恩格斯也怀着同样的戒心。他的科学著作和他的朋友馬克思的著作是不可分地連結在一起的。所以每当我们談到馬克思主义时，我們总是要牢牢記住，我們所說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

恩格斯对英国初期的馬克思主义者所作的严厉的最严厉的譴責，就是他們以宗派主义的精神来运用馬克思主义。如果他活着看到，一个馬克思主义的学派，在夺取了国家政权之后，就把馬克思主义变成国教，这个宗教的信条及其解释都受到政府的监督，对于这个宗教的批評，甚至一点点最微末的偏差，都要受到国家的严厉处罚；这样一种馬克思主义，以西班牙宗教裁判的方法来实行統治，以火刑和屠杀来进行宣传，实行一种戏剧性的仪式（例如列宁尸体的防腐保存）。这样一种馬克思主义不仅仅降到了一个国教的地位，而且是降到了中世紀或东方迷信的地位；如果恩格斯活着看到这些，他該会說些什么呢？这种馬克思主义就真的可以称为教条主义狂热病了。

在馬克思看来，沒有任何終极的知識，而只有一个不断的学习过程。因此，他自己的学說不能理解为我们必須信仰的一部教条汇编。馬克思主义本身只是建立于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一个明确的方法之上的一个明确的学习过程。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个方法称之为唯物史观，它的本身并不是不可改变的。它像一部机器一样，通过运用中不断积累經驗而取得的成果，經常是在改进的。作为知識活动的某种既定方法的基础的原理原則，通常不能

像知識活動的結果那樣改變得快。人們在不斷地改變的經驗的影響之下，他們的見解比起那些見解所由得來的思想方法和形式比較容易改變。但是這兩者却都被看作是處於不斷發展的過程之中的。即使是唯物史觀，也不能像雅典娜一樣一下子從她的生育者的頭上全副武裝地跳出來。事實上，唯物史觀有兩個這樣的培育者，他們畢生在不斷地發展着它，並且把繼續這個發展過程的任務，遺留給馬克思主義者們。

認識和理解這條發展的路綫，對於每個馬克思主義者，以及對於每個願意批判地研究馬克思的人，都是非常重要的事，只要他是真誠地願望求得知識，而不是懷着像詭詐的律師那樣不顧一切地只求把對方當事人判處罪刑那種動機。

任何形式的教條主義狂熱，以及要把馬克思主義變成不可改變的教條的任何企圖，都違反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思想認為沒有絕對真理，只有相對真理。這並不是懷疑論，懷疑論否認對於世界絕對認識的可能性。這只是承認人類認識的局限性。我們所承認的一切真理，不是獨立於時間和空間之外的自在的真理，而只是就我們來說，對於我們，對於我們的時代，對於我們生活其中的空間有效的真理。在更進一步發展的認識顯示並消除存在於先前所接受的真理內的一點一滴的錯誤以前，每一個這樣的真理就必然要支配着我們的行動。

.....

在一八五〇年時期，馬克思雖然比大部分那些還在夢想無產階級立即奪取政權的他的共產主義同志們高明，但他也還沒有完全擺脫雅各賓—布朗基主義的老傳統。他仍然認為武裝鬥爭、“國內鬥爭和國外戰爭”是提高無產階級達到更高水平的手段。他還沒有認清，每一次流血鬥爭，包括人民的戰爭，在開始時看來雖也可以起鼓舞和提高的作用，但最後却會使參加者沮喪，不但不能增

长,反而会降低他們的建設能力,無論在生产方面或在政治生活方面都是如此。

一八五〇年以后的十年中,馬克思有机会研究英国商品生产的規律,即这种生产的資本主义方式,并且把这些規律比以前任何研究者都闡述得更加清楚。但他也观察到,在英国当时的民主政治制度之下,工人階級有采取有效行动的机会。他看到在这种自由之下,工人階級有可能去克服資本主义使工人陷入絕對貧困的趨勢。在他的《成立宣言》^①(一八六四年)和《資本論》(一八六七年)中,他对十小时工作日的有利結果都表示过欢迎,认为这是对于英国工厂企业中流行的較长工作时间的一项改进。当然,这点并没有使他看不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英国的資產階級因此而赢得的財富和权力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同时那些沒有受到国家法律或强大的工会保障的无产階級群众,其絕對赤貧化却更加向前发展了,而那些受到国家法律保障的,他們的生活条件的改善也落后于資本財富的增加,所以他們的地位如果不是絕對变坏,也是相对地变坏了。

但是,这却也提供了一个证明,即在有足够自由的条件下,工人以他們自己的努力,不必經過“国内斗争和国外战争”,只須經過由他們的政治、經濟的群众組織所进行的階級斗争,就能够把自己提高到足够高的水平,使自己能够最后去取得政权。这样一个斗争的先决条件就是要有足够程度的政治自由。在缺乏这个条件的地方,在这个条件还需要爭取的地方,“国内斗争和国外战争”对于获得作为工人階級兴起的必要条件的民主,也許是必需的。在有民主的地方,工人階級就无須采用武装力量作为取得权力的手段了。

^① 指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編者注

这里是馬克思在国际的海牙代表大会之后于一八七二年在阿姆斯特丹一次公众集会上所說的話（据一八七二年十月二日萊比錫《人民国家报》的报道）：

“工人总有一天必須夺取政权，以便建立一个新的劳动組織；他們如果不願意像輕視和摒棄政治的旧基督徒那样，永远失去自己在尘世的天国，就應該推翻維護旧制度的旧政治。

但是，我們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

我們知道，必須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們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們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許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然而，并不是在一切其他的国家中情况都是这样的。”^①

所謂“其他的国家”，馬克思显然首先是指当时欧洲大陆軍事和警察集权的大国。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正当巴黎公社时期，馬克思給庫格曼的信中指出，法国革命的下一尝试“不應該像以前那样把官僚軍事机器从一些人手里轉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應該把它摧毁，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②

馬克思除去他所指出的工人运动的两个阶段以外，不幸未能亲自看到它的第三个阶段。这个第三阶段在他逝世的前后就已在形成中了。一七八九年至一八七一年的“国内斗争和国外战争”还不足以破坏大陆列强的官僚—軍事机构，但是影响却很大，使劳动群众能从这些强国夺得一定程度的自由。由于这种自由，他們不仅学到了很大的政治才能，而且也建立了强大的工会和无产阶级

①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179頁。最后一句話中“其他的”三字在馬克思的原文中是沒有的。——編者注

② 《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87頁。——編者注

的政党。不幸的是，这个新阶段在开始时就遇到許多重大的阻碍。在法国，紧接着一八七〇年九月四日革命的就是一八七一年五月对公社的血腥的镇压，以后就是一个黑暗的反动和压迫无产阶级的时期，这个时期差不多延續到馬克思逝世的时候。在奥地利，一八六六年之后出现了一个自由的时期，但这个时期却不长久。同样，德国于一八六六年以后开始的自由时期也不长久，而以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法令告終。

因此，馬克思沒有机会观察到民主在欧洲大陆各个軍事—官僚国家中对工人阶级发展的影响。

恩格斯比他的伟大的朋友过世得晚。他在世时，还能亲自看見奥地利废除特别法、德国废止反社会党人法令以及全欧工人运动迅速高涨的初期情况。因此，他能够亲身把这个特殊阶段的发展的結果为馬克思主义总结出来。他在給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著名的导言中做到了这一点。

馬克思从来不相信依靠主观愿望来实现一次革命的可能性。在这点上，他在早期的著作中就已经和布朗基主义者不同了。但是，在无阶级还没有政治自由的时候，他不得不热切地希望革命能够尽快地到来，首先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为它能带来必要的政治自由。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中，他热切地期待从战争或国内冲突引起的未来革命的征象。

但是，现在局势完全不同了。恩格斯也看到革命的到来，但他希望革命能够延迟发生才好。他怕新的战争。战争可以引起革命，却也使工人阶级这个唯一现有的革命阶级受到破坏的威胁。战争也可以破坏革命，可以损坏工人阶级利用革命的能力，因为所希望于革命的是，革命不仅会带来政治自由，而且也会带来政权本身。

“无产阶级专政”一詞，許多人过去就已广泛地使用，但他們对

于这个名詞的意义显然是混淆不清的。大多数人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指的是一个政治目标，它的意义是自明的，毋須解释。不幸得很，它并不是这样。

这个名詞来自馬克思。一八七五年，他在《哥达綱領批判》中写道：

“在資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間，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轉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①

不幸的是，馬克思沒有对这个极为重要的名詞加以說明。他在一封給爱森納赫党执行委员会的私信里用过这个名詞，并且假設这个委员会懂得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意思，沒有作进一步的解释。这个名詞絕无废弃民主而轉到专制权力的含义，这仅仅从下面一点事实就可以完全看得清楚，即馬克思在上述同一信里，曾把民主共和国的特征說成是这样一种政体，在这种政体中，“阶级斗争将要进行到底”，他說：

“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而且就在今天，各种国家形式比較自由或比較不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②

恩格斯后来也同样地說过。一八九一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在制訂出新綱領的草案以后，曾經送給他征求意见。恩格斯写了一篇很长的专文，提出了他的批評（发表于《新时代》第20卷）。关于这点，他写道：

“如果說有什么是勿庸怀疑的，那就是，我們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統治。民主共和国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1頁。——編者注

② 參見同上书第30頁。——編者注

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①

在恩格斯心目中，这个共和国确实就是民主议会共和国，因为他继续写道，在一切情况下，这个纲领必须包括“把一切政治权力集中在人民代议机关之手的要求”^②。（重点是恩格斯加的）

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无论如何不是废弃民主的观念。相反，它同废除官僚—军事国家机构的要求有关，而不是要求加强它的绝对权力。

在一八九一年，恩格斯给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新版作的序言，曾以下列的话作结：

“近来，德国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③

但是，马克思把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的特征，看作是这样一个企图，即“不应该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摧毁，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致库格曼的信）^④

摧毁这种型的国家机器，确是巴黎公社完成的唯一的事。但它却没有存在足够长的时间，来着手一些社会主义的措施。

把专政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来说，那末维持一个强大的官僚军事的国家机器，就成为任何专政的先决条件。摧毁这个机器，就意味着完全的无政府状态或彻底的民主，而绝不意味着专政。在馬

① 恩格斯语，见《一八九一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1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102页。——编者注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1卷第464页。“德国的庸人”这几个字在恩格斯的原稿中是“社会民主党里的庸人”。——编者注

④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87页。——编者注

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摧毁集中的国家机构最重要的目的仅仅是建立民主。

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說明过，为什么要把这种状态說成“专政”，虽然这种状态必然是从民主产生出来的。我认为他們使用这个名詞只是表示一个强大的政府。

.....

三、布尔什維主义的起源

· 提 要 ·

誣蔑列宁所代表的馬克思主义者“往往以一种相当狂热的意义来解释馬克思主义”，把带着“布朗基主义或巴枯宁主义的色彩的各种观点不断地注入馬克思主义”。

攻击列宁把組織不是看成“教育无产階級获得独立的手段”，而是看成“一举取得政权的手段”，因此把“不求提高群众的知識和經濟水平，只求在內战中取得胜利”的思想带进党内。胡說布尔什維主义仅仅把群众“看作是炮灰，越是服从命令而没有独立的思想和自己的意志，就越容易加以利用”。

攻击列宁主义引起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分裂。誹謗“列宁主义的党内独裁”造成了“党的知識上的貧乏，工人的知識发展受到阻碍，工人階級因长期內部冲突而引起的虛弱”。

俄国也不能不受外界的影响，于是就有馬克思主义以及根据这个主义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工人階級政党兴起。但是馬克思主

义及其政党在沙皇統治下却比早期非馬克思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政党遇到更大的障碍。馬克思主义在俄国遇到的另一个障碍就是它的經濟落后状态。由于經濟落后，就大大延迟了资本主义群众性大工业的发展，也就大大延迟了大城市工业无产阶级的成长。缺乏民主，对于一个从事工人的阶级斗争的政党的发展，也是一个并不較小的障碍。因为缺乏民主，就使任何政党活动、合法的群众組織、出版自由都不可能得到发展。

.....

一直到了一八九八年，那些抱着馬克思主义思想的人们才有足够的数量，敢于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这是一个完全馬克思主义的党，它培养出了許多領導者和思想家，他們不但在俄国而且在全世界大大地丰富了馬克思主义的思想。

然而，当时在俄国存在着的特殊条件，仍然不利于彻底的馬克思主义的发展。德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只是随着它的重工业的兴起，以及在它的政治制度提供了充分的机会，借以創立了自由的工人阶级組織，出版了群众性的社会主义书刊，以及群众参加了罢工、选举斗争之后，这才使馬克思主义得到有效的发展。俄国甚至在建立了社会民主工党之后，产业工人在数量上仍然比較小，同时还保持着他們的农民观点，沒有任何工人阶级的觉悟。除此以外，只有秘密出版和結社是可能的，自然，这不能超出受到讨厌的严格限制的范围以外。

不利于馬克思社会主义发展的条件仍然存在。甚至許多自认为馬克思主义者的人也受了这些不利条件的支配。他們往往以一种相当狂热的意义来解释馬克思主义。他們不自觉地带着馬克思主义以前时期的、布朗基主义的或巴枯宁主义的色彩的各种观点，不断地注入馬克思主义。

弗·烏里揚諾夫(他更以列宁的名字著称)是这种馬克思主义者中間突出的人物。他在社会民主工党創立的时候,就参加了这个党。他接受了他所帮助起草的党的綱領。在党内,最初使他和那些彻底的馬克思主义者发生冲突的,是关于党的組織問題。在沙俄当时的条件下,这个組織必須是秘密的。虽然如此,但还必须使它具有这样一个形式,即一方面有利于最大可能地发展党员的知識和精神力量,另一方面又要有利于促进最大多数工人的独立思考。要达到这点,就只能靠党内一切同志最密切地参加党的工作,并和工人运动紧密地接触,也就是說,只能靠党内有最广泛的民主。这和馬克思的思想是完全符合的。馬克思在运动开始时,就认为把民主作为取得政权的工具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要把民主作为教育群众的工具。

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一八四七年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同盟在当时欧洲大陆的政治情况下,不得不是一个秘密的組織。的确,在开始时它是一个秘密的組織。这样一个組織有必要赋予領導上以独裁的权力。然而馬克思和恩格斯却不願接受这个权力。他們参加同盟,只是在它不再是一个阴谋团体之后,虽然由于当时缺乏結社的一切自由,它不得不仍然保持为一个秘密組織。关于这点,恩格斯曾經作过如下的說明:

“組織(共产主义者同盟)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其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謀狂的道路。”(恩格斯为馬克思著《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真相記》一书第三版作的序言^①)

一八六四年的第一国际,也像它的前身共产主义者同盟一样,被迫在有些国家中保持为秘密的組織。然而,馬克思和恩格斯一

^①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2卷第345頁。——編者注

再反对如馬志尼所要求的那样，把国际变为阴谋組織的企图。馬克思說服了馬志尼。所以，第一国际不是按独裁形式，而是按民主形式組織的。馬克思也同样反对一八六三年在德国組織的总工会的形式，在这个工会里，拉薩尔掌握着独裁的权力。和拉薩尔派相反，在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领导下的爱森納赫派，是按民主形式于一八六九年組織的，他們受到了馬克思的支持。在德国，組織的独裁形式终于让位于民主形式。

然而，凡是組織不得不采取秘密形式的地方，在群众还没有掌握他們自己的运动，而政治組織不是被看作教育无产阶级获得独立的手段，而是被看作一举取得政权的手段的地方，那末，那里就繼續出現搞阴谋組織的要求，組織內的領導者具有无限的独裁权力，而成員們却只能盲目地服从。因此，不是阶级斗争，而是起义或政变被引到了最注意的地位；随着这一形式的軍国主义思想一起帶到党組織中来的，就是不求提高群众的知識和經濟水平、只求在內战中取得胜利的那种思想。群众仅仅被看作是炮灰，越是服从命令而没有独立的思想和自己的意志，越是服从命令，就越容易加以利用。

俄国社会民主党是符合于馬克思主义而建立起来的一个民主組織。但是，列宁不久就发现，这是一个錯誤。他开始为党中央机关要求愈来愈大的权力，同时不断地限制党员的权力。

巴維尔·阿克雪里罗得、維拉·查苏利奇、亚历山大·波特列索夫、尤里·馬尔托夫，以及后来的格奥尔基·普列汉諾夫都反对他。甚至罗莎·卢森堡虽在其他事情方面是比较倾向于袒护列宁的，但对于他要在党内搞独裁的企图，也就表示疑惧了。

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的小册子（一九〇四年）中甚至肯定說：

“拿官僚主义与民主主义对比——这就是拿革命的社会民主

党的組織原則和机会主义者的組織原則对比。”(51頁)^①

同时,列宁主义除开扼杀和窒息工人运动这一点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极端有害的因素,这从其开始时起就明显地表現出来了。

像一神教的神一样,独裁者是一个非常嫉妒的神。除他自己以外,他不能容忍有別的神存在。党内如果有人不相信他的神明不謬,就会引起他的剧烈的憎恨。列宁要求全体工人阶级都温順地服从他的领导。党内如果有人对别的领导者表示更大的信賴的傾向,或者为自己的見解辯护,就会被列宁认为是死敌,要用一切手段和他們进行斗争。

因此,正像任何要成为一个党的独裁者的人一样,要列宁和那些意見上偶然与他有些分歧的同志們一起工作,是不可能的。因此,要他和那些品质好的、具有独立思考的同志站在平等的地位一起工作一个时期,那是不可能的。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独裁在党的机构内掌握了权力,那个机构就必然会在精神上墮落下去,因为独裁势必使最优秀的分子或者墮落下去,强迫他們放弃自己的独立;或者把他們驅逐出党。

党内独裁一开始就会带来党内的分裂的观念。就独裁的性质來說,这是很明显的。独裁者不但不願意把他的組織和别的独立的工人阶级組織合并成一个更高的总机构,甚至也不想到和其他社会主义政党为了反对共同敌人而进行暫时的合作。

列宁主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刚刚开始显现的时候,就使这个党分裂为孟什維克和布尔什維克。

党的知識上的貧乏,工人的知識发展受到阻碍,工人阶级因长期内部冲突而引起的虛弱——这些就是列宁主义的党内独裁甚至

^① 参見《列宁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91頁,此处引文与原文略有出入。——編者注

在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以前就已产生的后果。

这次革命在一切社会和政治关系上都带来了根本的改变。

十、“統一战綫”

· 提 要 ·

胡說社会民主党是“按民主方式”組織的，共产党是“按軍事方式”組織的。反对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統一工人运动，說工人階級“只能在自由的工人运动中求得統一”。宣称“全世界工人階級政党的繼續前进，主要靠俄国开放真正的民主”。“只要俄国繼續受着企图使全世界工人階級屈从于自己的專政的統治，要想重建一个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階級統一的运动是不可能的。”

現在时常听到要求有一个統一战綫的愈来愈高的呼声。在一九一四年以前，除俄国外，差不多世界各国都曾有过統一战綫，这个統一战綫曾經給予劳动群众以一个机会，使他們成功地表現了自己的主张。以后工人階級队伍的分裂，就造成了中欧各国一九一八年及一九一九年的革命沒有得到当时可能的最大限度的結果。

表面上看来，統一战綫的問題，就是要努力使工人階級两个对立的趋势合并在一起，以便采取联合行动。有些人会問：“这和俄国的專政的性质有什么关系呢？停止工人階級队伍中兄弟相殘的斗争不是迫切的需要嗎？”工人們充分了解，他們要取得权力，要达到目标，关键在于他們的統一。他們反对任何威胁統一的東西。他們憎恶任何妨碍統一行动的任何理論上的冲突。

在另一方面，我們必須不讓那些不再具有現實意義的以往衝突的回憶妨礙統一工作的進行。我也想起了各種趨勢的分裂和衝突，各個有關陣營的追隨者彼此之間曾經因此發生過深刻的仇恨。然而，正是這些人，在衝突的原因已經消除，大家已經可能用共同的方法為了共同的目标再又一起工作的时候，后来又學會彼此以可貴的同志和朋友相看待了。

這一切我完全知道，但我對於為了建立一個“統一戰綫”而正在進行的努力，卻沒有什麼熱情。

“統一戰綫”這個名詞本身就引起疑惑。為什麼不和共產黨人“統一”呢？因為共產黨人不要統一。人們所提的，並不是社會民主黨工人和共產黨工人間的統一，因為在這種統一之下，兩方面就都會要通過民主的方法、自由的討論、少數服從多数的統治，以追求共同的目标。

是的，共產黨和社會黨都自認為是工人階級的組織。兩者的成員中工人都占着壓倒的多數。其中許多人在同一個工廠企業中肩并肩地進行着工作。他們分担同一的痛苦，面對着共同的敵方。然而在他們之間却存在着深遠的分歧。這不僅是屬於同一階級的問題，而且也是組織的問題，是各個工人從自己的組織上如何得到他們的口號和指示的問題。在社會民主黨方面，口號和指示是按民主原則發出的。它的組織和整個自由工人運動一樣，是民主管理的。但並不是工人所參加的一切組織都是如此。例如，有些組織的工人，政治上被編成隊伍，穿着制服，情況就不是這樣。這些工人遵循着一種軍事紀律，他們從上面接受口號，並必須無疑問地服從這些口號。這樣一個軍事組織對待社會民主黨的態度，並不決定於這個組織是否由工人組成的，而是決定於它的最高指揮部對待社會黨所採取的立場。

適用於一個軍事組織的說法，除了某些差異之外，也不可避免

地适用于共产党员。与社会民主党不同，他們不是按民主方式而是按軍事方式組織的。他們不是选择自己的領導者和口号，而是由最高指揮部派出或頒發給他們——最后是由莫斯科决定的。各国共产党只是它的訓練有素的地方卫士。俄国現時統治者的共产主义已經成了沙皇的泛斯拉夫主义，所不同的是今天的共产党员对于独裁者，比泛斯拉夫主义者对于沙皇还更恭順得多罢了。因此，从根本上說，統一戰綫不是意味着在工人运动內行动自由的工人之間的合作，而是世界上民主的社会主义組織和工人組織和世界上最强大的专政的合作。

在某一个国家內，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締結的統一戰綫，总是要受到这样一个事实的限制，即这个統一戰綫不是根据共同利益和共同思想而締結的，而是由一个晚上就可以改变的特殊情势所产生的。这是特別正确的，因为背信弃义是专政本质的一部分，也就是說，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成为独裁者，只要他往日的同志成了他决心要去取得絕對权力的絆脚石，他就毫不犹豫地消灭他們。

苏維埃国家軍事化的、高度集中的經濟，自然是根本不同于私人資本主义的經濟，但却也同样远离子工人階級要从一切剝削和奴役中解放出来的目标。俄国共产党专政兴起以前，資產階級对社会主义的批評家，总是将社会主义者的目标說成是一种感化院式或兵营式的經濟。社会民主党从来就郑重地否认这点。我們不能想像，有一天会出现一批自称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主义者，真的要把这种感化院式或兵营式的經濟变成事实，并激起某些社会主义者的欽佩和贊許，而不是被一笑置之或是受到譴責。

这个政权的血腥的恐怖，竟受到这样的社会主义者的贊賞，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因为在苏維埃經濟的兵营里，的确沒有資本家的地位了；他們只間或被允許作为訪問者进去参观。他們被請去作客，受到最友好的接待，很有礼貌地被引导到各处訪

間，對於這個感化院所供應的佳肴，還被請求給予品評。

了解這一切事實的人，將會看到蘇俄新統治貴族和自由工人運動之間，實在很少共同之處；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之間一個成功的統一戰綫所必不可缺的共同利害關係，也實在太少了。

他們在方法上和性質上，彼此距離太遠了。兩方面任何持久的合作只能是建立在一個謊言的基礎上。對於蘇維埃政權來說，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因為虛偽是它的突出的特徵。蘇維埃政權從沒有間斷地一直在夸耀它的奴隸經濟是勞動大眾解放的標志。但社會民主主義是不能在謊言的基礎上繁榮起來的，甚至在謊言看來似乎是真理的時候，也不能如此。任何這種情況勢必不可避免地把社會主義導向衰落，甚至最後的毀滅。

從布爾什維克開始活動時起，他們就一直是工人運動中削弱和不睦的因素。這是不可避免的。這就是專政的結果。工人運動中各種不同的趨勢，只有在民主的基礎上才能達到和諧的合作。在不同的時期，共產黨人走着迂迴的路子，在多種多樣的偽裝下，設法爬進工人運動中來，並且總是抱著一個目的，要末將工人組織置於莫斯科意志之下，要末分裂他們。

工人階級的統一——對的！但是只能在自由的工人運動中求得統一！不要欺詐的“統一”，不要那種只會引起分裂和不睦的“統一”。

有些人說，我們絕對反對俄國以外的共產黨，但不反對俄國的專政。實際上，反過來說才對；有些共產黨組織正在擺脫他們對俄國現時統治者的依賴，為了達到某種共同目的，和他們合作倒是可能的。經驗不止一次地證明了這一點。在另一方面，那些受莫斯科支配的共產黨，對社會黨所以懷着難於和解的敵意，不是由於他們的共產主義的目標，因為這種目標也是共產黨的對方所具有的；而是由於莫斯科統治者所要求的不是有獨立思想的同盟

者，而是馴服的工具。

使任何統一戰綫成为不可能的敌人是在莫斯科。莫斯科与社会党和工人党的冲突，不在于一种誤会，而是深深地扎根于他們各自的性质，这种冲突之不能解决正如民主与专政之間的矛盾不能解决一样。共产党人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一直是他們对民主的蔑視。

許多受了他們的影响的社会主义者也采取了这种蔑視态度。这种态度已經結出了恶果，它削弱了工人阶级，并造成了永久性的分裂。这种分裂是共产党人自从一九一八年以来在許多国家內所造成的。近年来民主遭受多次痛苦的失败，这就是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这些失败的后果对于苏維埃国家是这样的严重，以致它自己也不得不求助于国外的民主了。它給各国共产党人的口号是現在要采取民主立場，并为此目的要和他們曾經瘋狂地攻击过的社会民主党組成一条統一戰綫。^①

就这一点來說，情势是令人高兴的。但是我們的高兴在事实面前不能不稍稍冷却下来，因为共产党人的这种轉变不是原則性的，而只是一种策略的运用。只有在他們处于反对党地位的地方，他們才捍卫民主；而在他們当权的地方，他們就消灭它，并对任何形式的人民的自由，都实行最殘暴的压制。

在俄国的几个强大的邻国内，橫暴的专制主义剝夺了民主，这对俄国來說，构成了一个严重的威胁。这些专制主义的国家，按照他們的性质，都在走向軍事扩张。其中两个，德国和日本，从东西两方面威胁着俄国。但是俄国的軍隊单靠自己却很难抵擋从两方面而来的压力。

① 此文写于1937年。——原編者注

俄国需要同盟者，但这种同盟者只能在西方的民主国家中找到。在那里，也有着敌视民主的分子。他们同样是俄国的敌人。苏维埃共和国最强烈地关切的，不仅在于这些国家的力量，并且也在于他们民主的力量。这就说明了苏维埃对民主突然发生兴趣的道理，但是只在那些国家——而不是在本国。

他们对民主的帮助，每个民主主义的党都应该表示欢迎。但是这种帮助却不可过分地信赖。它是俄国现时统治者的外交政策的产物，与俄国国内政策是直接相反的。

最近以来，斯大林不得已对民主思想作了一些让步。他给予俄国人民一部新的苏维埃宪法，以代替原先的宪法。他自己宣称这部新宪法是“世界上最好的民主”。

如果有任何一种民主配得上被称为纯粹形式上的民主，这就是斯大林最近的宪法。这部宪法没有真正民主的属性，没有群众运动的自由，也没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它的国会不是自由选举出来的，仅仅是一只唯唯诺诺的鸚鵡。

这个国家的生活在这部宪法之下是怎样真实地进行的，从苏维埃政府一直在上演的著名的政治审判事件，就清楚地显示出来了。但是，它们不仅仅暴露了今天俄国的“民主”的虚伪性质。从它们继续在统治集团内部找到牺牲者这一事实，就显示了这个国家正受着普遍不稳定的痛苦，不稳定一直往上达到了统治集团的内部——尽管有最猛烈的镇压，这种不稳定的情况并没有停止。

我们等着瞧可怕的惊人事件吧。不管这些惊人事件将是什么样子，他们准会刺激群众行动起来，因而会带来对民主真正的让步。如果民主会实实在在地——实实在在地，而不是在形式上——在俄国占到上风，那末，一切地方的工人就将是受益者。由于广大群众将会扩大自己的队伍，由于他们道路上的障碍将会减少，他们将以更大的力量和速度继续前进。

于是，人类将进入一个新纪元。新纪元的到来主要依靠俄国的共产党人。但是今天社会主义者的职责，就是要在和共产党进行的一切谈判和讨论中，向他们指出这一个事实，并且要向他们解释，全世界工人阶级政党的继续前进，主要靠俄国开放真正的民主；只要他们在那个国家内继续排斥民主，他们对于社会主义和工人又将造成什么样的损害。

只要俄国继续受着企图使全世界工人阶级屈从于自己的专政的统治，要想重建一个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阶级统一的运动是不可能的。

这个专政只要一旦消逝，统一战线就会自然出现，因为有了专政，各国共产党就会丧失他们的生命力。只要从俄国来的口号和金钱一旦停止，只要把他们束缚在一起的铁环和金环除去，他们就会很快地分崩离析。

对于现代工人阶级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构成最大的威胁和造成最大的损害的，不是俄国的专政的崩溃，而是它往后的继续当权。

写于1932—1937年之间。纽约1946年英文版第23—28、29—31、34—41、48—55、135—142页（中译文见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3—16、18—19、20—25、30—35、88—93页）。